



钻石文库

海外华人

散文精粹下



出版社

兰静思 / 主编

海外华人

散文精粹

北京燕山出版社

的背
太

目 录

卷六 异域风情

路边人生.....	李 黎(2)
一路所见.....	慧 敏(4)
阳关路.....	黄雅敏(7)
香气四溢	吴玲瑶(11)
夜游果菜市场	张贵美(14)
赶赴一场热闹	梧 桐(16)
最美丽的颜色	佚 名(18)
雨天笔记	刘荒田(20)
窗	停 云(22)
再逢大地	黄国彬(24)
大学四季	王良和(26)
走! 我们拾荒去	美 子(30)
到湖边喂鸭去	岫 岚(33)
吃火鸡、摘苹果.....	飘 枫(36)
峡谷之游	丁 卯(40)
搭巴士轻松游美	阿 坚(43)
旅游悲喜曲	马 森(50)
冰钓记	潘少祺(54)
北与南	王 其(57)
春去有痕	程明璋(60)

过客	衣沙鸥(63)
夏日情怀	林心怡(65)
乡间的晚夜	席慕蓉(68)
堪萨斯之夏	易殿选(71)
狩猎滑雪的日子	徐荫祥(75)
巨伞下的城市	应朝(77)
鱼,相忘于江湖	远人(79)
咱们在哪儿见面的好?	恺青(82)
宠物	陈璞(86)
都市里的	邱秀芷(90)
鸟的天堂	老嫗(95)
黑味	邱秀芷(97)
大城小记——狗	顾肇森(99)

卷七 人生隽语

享受单纯	刘文中(102)
人生有待	陈幸蕙(104)
有满足,就有快乐	杨小云(108)
谁安全	思果(111)
人生与梦	沈静(114)
厌离	詹西玉(116)
分享喜悦	艾雯(118)
遥寄	卢珊珊(120)
亲爱的	罗智成(122)
不闲而闲更为难	陈子斌(124)
慎断是非	曾仕强(128)

该懂得选择.....	李 文(135)
时间.....	衣沙鸥(137)
自知之昧.....	贛 瑞(140)
窗里窗外.....	许 淇(142)
让生活多一些想象空间.....	谢素行(145)
忘年唯有歌酒球.....	赵 宁(147)
快乐财富.....	陈大泉(151)
翻飞的卡片.....	陈昭仪(155)
现代人.....	徐蕙蓝(158)
名人.....	张 健(161)

卷八 中西观照

“雅癖”文化.....	闻见思(164)
流行轻薄.....	梧 桐(166)
可信者不可爱.....	袁无名(169)
文化摩擦.....	荒侯宏(172)
并非绝对必要.....	张 让(174)
有礼无情.....	阮文新(176)
成就感的压迫.....	王绢绢(180)
美国人的“美言”.....	郑继宗(183)
奇怪的美国人.....	郑继宗(187)
从美式足球赛谈起.....	曹恒平(192)
洋妞儿的悲哀.....	岭 月(194)
美国的文盲.....	郑佩芬(196)
性的跨时代观.....	蔡 芳(198)
中西有别.....	谭世英(200)

华洋杂处与“文化不适”	文船山(203)
美国新闻界面面观	赵青荔(205)
我与电脑	何美珠(210)
丘子兵法	佚名(218)
慈与俭	王文兴(224)
庄周的养生理论	田幼华(228)
中国人的“己”与“道”	钱穆(230)
奴才	姜龙曙(244)
中国的“粥”文化	白云(245)
不会说话的民族	佚名(247)
圣诞树	丛魁(249)
华人的自限与跨越	余德慧(252)
谁来造桥	王鼎钧(254)
中国人的形象	文船山(255)
勤劳仍然是美德	林幸穗(257)
什么叫“绅士”	余序鸿(259)
活在古人的诗句中	黄维梁(261)
陪审二日记	焦明(263)

卷九 读书谈艺

诗的音乐性	何修礼(267)
画与画家	曹又方(271)
淫书与文学	董鼎山(274)
三毛的散文	佚名(276)
旧书摊	不繁舟(278)
人间小品	江澜(281)

浮士德照镜子·····	宗 桓(284)
百年中国梦·····	陈汉平(286)
作家与出版·····	李瑞腾(289)
小鬼当家·····	魏天邨(292)
小丑死了·····	王靖献(294)
瞬息的烛火·····	赵卫民(297)
一封五千年的信·····	张庆辉(301)
离开·····	沈 静(304)
谈文章医院·····	康 华(308)
多层次的内与外·····	任 远(313)
有趣的车尾文学·····	嘉 霖(315)
天堂岂必斯人老·····	叶 坦(319)
死亡,你不要骄傲·····	高大鹏(321)
人生惟有读书好·····	陈幸蕙(323)
谈读书·····	思 果(326)
浓后之淡·····	黄友棣(332)
幽默·····	李南衡(334)
中外狗比·····	何博传(336)
傅聪访问录·····	金圣华(342)
身是人间一断蓬·····	喻丽清(355)
就画论画·····	李 渝(361)
苦涩的岁月·····	杨 复(367)
都在雨里沉埋·····	陈嘉农(371)
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孟蔚彦(377)

卷 六

异域风情

路边人生

李 黎

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喜欢去尝尝那里的路边小吃。因为我覺得在路边小吃摊上可以吃到最富当地风味特色的小食，而且所费必然无多。从前在台湾时，由南到北，高雄的大小沟、台南的沙格里巴、台中的中正路、新竹的城皇庙、台北的圆环……那些夜市的记忆，已经与美好的味觉经验和情感连成一体了。几年前第一次到香港，就央求朋友带我去吃闻名已久的“大牌档”；连旅行长江时，夜经四川小城万县，我都下船跑到那里的夜市摊子上吃了一碗汤圆。

欧美的路边摊则是另一种情调，可能称之为路边咖啡座或“路边座”更适宜，因为并无摊贩，座位是属于路里头的店家的。我最爱欧洲的路边露天咖啡座，是到哪里都有，小巧的桌椅，有时还有花花绿绿的阳伞，十分玲珑悦目，也很实用。美国由于高速公路、空气污染和城市郊区化，使得路边座没有像欧洲那么流行，但气候好、行人游客多的地方，还是常常可以见到这些可爱的去处。

路边座的好处，除了好吃和廉宜之外，最吸引人的，是那份丰俭随意、久暂由你的自由自在。在路上走累了、嘴干了，你需要的并不是正襟危坐、等上半天大吃一顿的馆子，路边座则最理想。肚子饿了，时间和钱包都不丰富，路边座是再好也没有的地方。等候朋友，一个人枯坐在馆子里不是滋味，可是坐在路边座上闲闲地啜杯咖啡看看过往来人，时间就好打发了。难得一个美丽晴朗的星期天早上，带份早报在路边座上吃早餐读报晒太阳，是人生一大乐事。

在路边座上可以看到人间百态：最新颖的时装、各种不同年龄

衣着神态的男女老幼、车辆、猫狗、小贩、乞丐、贵妇、街头表演艺术家、流浪汉……。路边座对各式各样的人都提供一个方便场所：你若是一个画家，路边座最适于作路人素描，哲学家可以沉思，诗人可以写诗，新闻记者可以发掘社会新闻，情侣可以谈心，小伙子可以跟邻座漂亮单身女郎搭讪，侦探可以盯梢，小生意人可以谈小生意，老人可以打瞌睡，忙人可以偷闲，闲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坐上半个下午。

在路边座上与邻座或同桌的陌生人颌首招呼，甚至泛泛交谈，是典型的人生萍水相逢。吃完了，付款而去，各奔天涯，没有牵挂。若同是座上常客，日久天长，也像熟人老友了，只是可能连姓名也未通；然后忽然不见了那个人，心理作些胡乱揣测，略感怅然，过几日也就淡忘了。

路边座是人的生活里最随意自在的一样东西。它不像许多你得去的地方那样要求严格、噜噜嗦嗦，它也不像许多人或物那样牵牵绊绊难舍难分。现代人生活很难潇洒得起来，所以幸好生活中还有个潇洒的路边座。

一路所见

慧 敏

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看电视里演出的平剧，最怕的就是看到一排字幕前出现“慢板”二字，因为接下来，屏幕上的那位花旦或青衣，可以站在那里，端着个水袖，翘着个纤指，哼哼哈哈上老半天，还不换一个镜头。小小年纪，又没有特殊的天赋，那里是真的会看平剧，不过爱热闹，爱看那些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而已！只想知道坏人有没有死掉？有没有英雄来救那可怜的落难女子？遇上这半天还不晓得下一句是什么时候，只好猛嗑瓜子或嚼花生米了！并且将这“慢板时间”封上一雅号为“耐心训练时间”。

近来，我发现有一种情况，比平剧里的慢板时间更合适称为“耐心训练时间”，那就是每天上下班的交通高峰时刻。

我不属于上班族的一群，原本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必要在交通最拥挤的时段，加入千人万车的行列中搏斗。最近因为参加一项为期三周的活动，活动的时间恰为早上八时半至下午五时半，于是对先生经常抱怨的 traffic 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

从家里到参加活动的地点，若在平时，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在上下班时间，即使一路顺利，也得花上三十分钟才能走完全程，因为一个路口，等上二、三个绿灯才过得了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若遇上有个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可以用比乌龟爬还慢的速度往前滑行，甚至还很可能在“原地踏步”十分钟。每遇上这种时候，我就希望自己的车是长了翅膀的飞车，可以凌空跃起，一飞冲天，俯视群车，飞往我的目的地。可是，幻想归幻想，车队动不了的事实。

任你急死也没奈何。又没有瓜子、花生米让我解闷，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连收音机里播放的美妙音乐，都有些让人厌烦，无可奈何之际，只好东张西望一番，瞧瞧四周的景象！

这一东张西望就很有意思了，因为经常会看见不少有趣的现象。比方说：老美喜欢在后车窗或保险杠贴上各式各样的贴纸，有政治性的，譬如大约是去年大选时贴上的支持雷根、布希或支持孟岱尔、费拉洛的各色标语，直的、横的、长的、短的，花样不一；有画上一颗大红心的“爱心”贴纸，什么“我爱纽约”、“我爱牛仔队”、“我爱狗”、“我爱猫”……，真是充满了“爱心”的地方；有的是表示希望的，好像“我的下一部车是劳斯莱斯”之类；还有劝人戒酒的，请人信教的，以及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有的令人觉得好笑，有的令人莫名其妙！

再说车牌吧，有的人就是喜欢多花钱，去买个特殊的号码，这些特殊号码多半都含着特别的意义。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可是就有人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何方人物，还特别将自己名字用车牌号码显示出来；也有人将自己现在开的是家中第几部车，都要让大家知道。我见到印象最深的一个号码是：“CIA. SPY”，信不信由你！

至于车子里的人，那就更有趣了！早上起床至出门前的一段时间，是异常宝贵，但即使是分秒必争，也常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还有有些事来不及做，聪明的人们，就将这些未完成的事，带到车上来做了。有人在车上吃着快速早餐，喝着提神醒脑的咖啡，还有人可以连喝边看报纸，有几次还看见一些西装笔挺的男士们在刷牙，在刮胡子，至于梳头，那是太平常了！若开车的是位女士，那么你可以发现女人爱美的天性在此发挥无遗：前面车上的小姐，正对着后视镜擦口红，左边车道上的太太也拿着腮红往粉脸上轻刷，右边车里的太太不停的整理着她的秀发，对面车道上正在左转的那位女士，本

领才高超呢！她居然一面用单手开车，一面用另一支手拿着睫毛刷在刷那长长的睫毛！想想，我坐在镜子前面刷我那短短的睫毛，还得用掉几张纸巾来擦拭刷歪了的痕迹，真该去拜人家为师！还有好多人头上顶着满满的发卷，我相信，等她们到办公室时，一定个个容光焕发，丰丽照人，只是不知在下一个红灯时，停在她旁边的，如果恰是她办公室的男同事，看着她正在拆发卷，心中会有何感受？到了下午，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上了八小时的班，可真够累人的，所以一张张脸都满是倦容，呵欠更是打个不停，为了松弛绷紧了一天的神经，部部车里的收音机似乎都开始播放着车主人喜爱的音乐，瘾君子们也纷纷点上一支烟，吞云吐雾一番。当然，无论早上或下午，永远专心一意，正襟危坐的，或是像我一般东张西望的人也不少！

下回你若也想利用交通停摆之际东张西望一番，可千万对交通状况要保持绝对的警觉，免得你看的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连绿灯亮了都不知道，被后面心焦如焚的老兄按上一声喇叭，或自己出现什么危险镜头，就太扫兴了！

（德州）

阳 关 路

黄雅敏

现在不流行唱阳关三叠了，而道上仍然充满送行的人，不忘记在手中带上一把花。

在好几天前就有人开始拍照了。据说此时你应该暂时忘记思索未来，因为这样的好气候好年纪，以及租来的学士服，恐怕一生之中不会再有。

到处是披着黑袍的身影，擦肩时还不忘带点捻花微笑，这摘下学士帽后互不相识的面孔，仿佛在即将分手的此刻，忽然成了朋友。榜单下有一排共同的仰角，还有一致的冷淡表情，来来往往。也不明白是否在研究所中找到了自己的未来，或则是拖延了时间。

你必须没有后悔。

这是在我们怯生生地踏进此门时，得到的忠告。可是转眼间，我们便跟着乐队走在夹岸欢送的道路上了。如果重来一次呢？好多人喜欢出这样的题目，它的兴味在于拥有不可能实现但却能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其实我们一起步就迟了，十八岁。必须压抑十八岁以前的种种渴望，才能换取十八岁以后的起步，于是这仅有的四年必须用来弥补过去的损失，也必须用来奠定后半生的基础，好迟，好迟。对一个虽然聪明但禁锢已久的心智而言，这是场无情的战役，因为徒然发现自己能手长脚长的一个壮汉，却连下一盘自己的棋局都会颤抖。

不要太苛责吧。

舞会和郊游是从自强活动就用眼波翘首企盼的；覆额垂发是

用第一颗青春痘开始编织的；于是骑着白马的梦境到此时还要继续；这难道不是那句“一切到大学再说”所默许的承诺吗？

游行的步履极快，已过半个校区了。夹岸人群依旧溢着欢欣的笑声，亲友忙着将你我放进镜头，用相框框住。而这四年的相框究竟框住了什么呢？彼此的答案也不会相同吧。

有一些人驾着跑车横过校区，迫不及待卸下学士服去专心他的事业；有一些人诚惶诚恐的顶着帽沿，不知卸下之后将去何处寻找自己的定位；有多少人是理直气壮的走在大道上，而毫不迟疑的呢？

当年放榜的喝采猛然在耳，仿佛这一生从此是阳关路了，其实真正的独木桥心情才正要开始。

直到自己升格成为学姐之后，便怕看见每年自校门涌进的一波一波，盈着笑语的新鲜人。他们全身浴满刺眼的光芒，逼人回避。然而，光芒总在不久后消失，仅留下一印烙着问号的瞳孔，他们便开始寻找匿身的“前辈”们。尽管有种人是游戏四年，连觉醒后的悲伤都来不及处理，忠告无用，而大多数的人却渴望解答，解答一些十八岁以前从未想过，现在却令人手足无措的问题。

成功永远没有模式，有时竟只像是押对了筹码。面对学弟妹时，总是教人紧张，积极不是，冷淡也不是。尤其当遇见那极纯亮的眼光时，更十分心慌。即使是过来人，真的能得到体悟吗？我们凭什么自以为是。但是回想自己曾经挣扎的过程，又不忍袖手旁观。

预备进场参加典礼的人在门口聚集，其余的则在四处徘徊。每人至少拥有一束花，挂在黑色的袍子外，分外鲜明。已经绕完校园了，大道被抛在脑后，谁知道是不是走完了阳关道，或是才要开始。

至于更年轻的一代，仿佛只隔五年就换了一个世代。

走进西门町就是青春的占领区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理直气壮些。高兴的口号是属于个人的主张；走起路来泰然自若，用起钱

米不眨眼睛；表情流行夸张，偶像是杨林或少年队。他们的勇气是太多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把所有的色彩倒在自己身上一一般，也许把许多鲜明活泼的思想带进未来的大学校园？我对这群接棒者感到好陌生。这一代的故事将在速食店中进行，美式的或日式的都无妨，只要能快速跟上脚步就好。

他们其中必然有属于传统的角色，我于是便较能感应这些心灵，像看见历史中的自己。健壮的体魄与清秀的脸庞都挂着一些充满信心但却有点困惑的表情。

有那么一个冬天，我得到辅导高中青年活动的服务机会。后短发布衣，爽朗的笑语中，令人感到一股属于青年的、动人蓬勃英气。他们毫不吝惜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在他们眼中，大学生是值得信任和憧憬的目标。

可是，我却无法扮演那样的角色。他们说：

——黄姐，我决定了……，对不对？

——黄姐，我真想念文学院，可是爸爸好生气，说会没出路，真的吗？

——黄姐，我主编的校刊得奖了，却被妈妈臭骂一顿，说搞这个有什么用？

我忽然发现即使自己已经走上了人人称羡的阳关路，也只能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甚至是面对这样一群涤净的生命。我只是愚蠢的用“一切等考上大学再说”。先浇息他们心中的热火，然后感到阵阵羞愧升自于心底。我于是开始逃避。

我不再去辅导青少年的活动了，我放逐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还有许多大学生投入这样的服务，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有满意的解答。却只想，如果一切真的要十八岁之后才能开始，我们又该如何去要求一名十二岁的青年？

脱下学士服后，就不再有保护色了，为了适应社会，避免挫折，

以及无情的责备，聪明的你我将很快的学会生存的法则，至于那十多岁曾认真的视为生命中重要意义的问题，都像天方夜谭了。

真正用理想灌溉的日子，竟如此稍纵即逝。

曾经打电话给一个高中学生，是她母亲接的，劈头便是：“你们这些大学生难道都不念书吗？我儿子还要联考啊，拜托不要来找他行吗？”我忽然想起许多往事，愣一愣才草草结束电话。大学被塑造成一个快乐无拘的象征了，我们是否真心去体会过它的真意？

毕业典礼已经结束，大道人群也散去，清旷的椰林长路真像是磊落的阳关道，可是已经走完了，至于以后，任谁都无法预料吧。